

諸位法師，諸位同修：

首先，我們也隨俗給諸位同修祝福新年快樂，精進吉祥。今天難得有這麼好的因緣，大家能夠在此地相聚一堂，談談佛法。在這些年，我們淨宗有這一點小小的成就，得來相當不容易。趁年初，我把這一段的歷史，簡單給諸位作一個報告。

佛法的修學，首先要有正確的認識，這個機緣就相當不容易。因為佛法表現在外面，是無可否認的宗教，佛法是宗教，這是一個事實。而很少人知道佛法是教育。我在早年跟方東美先生學哲學的時候，他老人家給我講「哲學概論」，講到最後一個單元是「佛經哲學」。我們就感到非常奇怪，佛經怎麼會變成哲學了？他不但是這麼說，而且在最後下結論說：「佛經哲學是世界哲學的最高峰，修學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」這個結論很動人，我就是被他這兩句話引導來涉獵佛家的經典。當然經典甚深，尤其是大乘經典，可以說字字句句含無量義，正如《華嚴》與《大論》上所說的：「佛法無人說，雖智莫能解」。憑我們的淺學，涉獵甚深的經藏，困難的情形可以想像得到，這個就要靠緣了，我這個緣算是相當殊勝。接觸佛經大概一個月的時間，我二十六歲的那一年，就遇到章嘉大師，是一個朋友給我介紹的。接受他老人家的指導，每一個星期，我跟他老人家見一次面，時間大概是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。我跟他三年，章嘉大師圓寂了，而這三年當中，就奠定了修學的基礎，所以這個恩德永遠不忘的。

大師圓寂之後，又隔了一年，我由朱鏡宙老居士介紹，認識台中李炳南老居士，以後我跟他老人家十年，整整十年。而這十年當

中，主要的，他勸勉我要發願弘揚經教。他說末法時期講經說法的人太少了，可是這一樁事情決不是一時。我們最初不但是不敢講自己願意學，連這個念頭都不敢動。他以善巧方便來誘導我們，讓我們知道這樁事情雖然很難，但也不是想像當中的難，難裡面還有容易的，這就很奇怪了，這是我們怎麼想也想像不到的。

我到台中親近他老人家的時候，他們正在教一批學生講經，就是訓練講經人才。台中蓮社有個「經學班」，就是培養講經的人才。李老師上課的時候，就帶我去參觀，他說你先去看看，我說好！看看可以，我就跟著去看看。結果一看，這裡面學生的年齡三分之二都比我大，而且大很多，其中有一位年歲最大的六十歲，我們那時候才三十歲，大我三十歲。再問問他什麼程度呢？小學畢業！我就嚇了一跳！小學畢業、六十歲，在那裡學講經？學多久呢？一個月！一個月就會講，就能上台，講得還挺不錯的。我一看，這個不難嘛！這個我也行！至少我年歲比較輕，輕很多，我念的書也比他念的多，這樣就把勇氣鼓起來了。李老師教人講經的期限是一個月，我現在在新加坡教人講經是三個月。去年第一屆畢業的時候，正好中國大陸茗山老法師到新加坡講經，聽到我在那裡開這個班，他來了。老法師來指導，那就太好了，聽聽我們學生在台上的表演，很滿意。學生講完了，老法師來告訴我，他說：「要不是我親眼看見的，你說三個月學會講經，我怎麼也不會相信。」我就告訴他，我學的時候，是一個月學會的，不是三個月。

方法就很重要了。但是比方法更重要的，學講經並不難，要講得好就難了，那就不是容易的事情。真正講得好，有兩個重要的因素，第一個是發心，一定要發捨己利人、續佛慧命之心。你的心與佛心相應，這樣才能夠深入經藏。換一句話說，必須得三寶加持，得諸佛護念。任何一個講經法師，如果得不到諸佛菩薩加持，不可

能講得好。以後我讀《華嚴》，清涼大師在《華嚴經疏》裡面也有這個說法。我們才真正明白，等覺菩薩講經說法都得諸佛加持。怎樣才能得到佛菩薩加持呢？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慈悲，這是性德，自性本具的。

你們有同學剛才問，《無量壽經》上講的八個「自然」，《楞嚴經》上講的「清淨本然」，這個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覺是自性本然的，是性德。性德一切眾生都具足，可是顯現不出來。為什麼顯現不出來？佛在經論上常說，有東西把它障礙住了，什麼東西呢？佛常講「二障」，兩種障礙，一個是煩惱障，一個是所知障。這兩種障礙是怎麼來的？這個起因就非常複雜了，因為這兩種障礙，不但障礙你的智慧，障礙你的自性，而且將本然的演變成不自然。要用現代的名詞來說，清淨本然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「自然生態」，能夠說是保持自然生態，這是最美的、最真實的、最健康的。這個自然生態要是被破壞了，麻煩就來了。

佛告訴我們清淨本然，真正自然生態是什麼？是一真法界，圓滿報身，那是真正的自然。《華嚴經》上講的華藏世界，《彌陀經》上講的極樂世界，是清淨本然的，是一絲毫沒有被破壞的自然環境。清淨本然被什麼破壞呢？被妄想破壞了，被執著破壞了。《華嚴》「出現品」裡面講的，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那是本然的，「但以妄想、執著而不能證得」。由此可知，妄想、執著破壞了自然生態。守住自然生態的環境，是諸佛與大菩薩。因為你有妄想，這妄想就是無明，變現出十法界的四聖法界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，由於你的執著，執著就是煩惱，變現出六道輪迴。所以，六道、十法界從那裡來的？從妄想、執著變現出來的。

佛法是什麼？佛法是教我們恢復清淨本然。沒有別的，所以這才講佛法從緣生。如果你沒有破壞自然環境，何必講求環保呢？沒

有這個必要了。現在講求環保，那就是跟我們講佛法意思相同的，教我們如何再回歸到大自然，佛法無非如此而已。這個裡面最重要的就是「真誠心」。印光大師說得很好，「一分誠敬，得一分利益；十分誠敬，得十分利益。」用真誠的心，尊師重道。

佛在《吉凶經》裡面，一開端就告訴我們，我們要想學道，也就是要想恢復到清淨本然，第一個條件是「親近明師」，也就是我們講的「善知識」。我們不能不依靠善知識，依靠善知識第一個條件，就是「老實」。老實就是聽話，百分之百的依教奉行，這叫老實人。這樣的人老師願意教，他可以成就。如果不聽話，自己的意見很多，妄想很多，佛菩薩來教，他也不能成就。

我念的書不多，受的教育程度很低，我只初中畢業。我的長處就是老實。我到台灣之後，我所親近的，確實都是當時一流的教授，真實的善知識。他們非常熱心的教導我，憑什麼呢？就憑我老實、肯學、聽話。我遇到方老師，我找他，是仰慕他的大名，我寫信給他老人家。我的信寫得很誠懇，目的是想到學校聽他的課程。他回我的信，要我到他家裡去給他面談。談了之後，他告訴我：「你不必到學校去。現在的學校先生不像先生，學生不像學生，你要到學校去，你學不到什麼東西。」我聽到這個話，就像涼水澆頭，沒指望了，這被老師拒絕了，當時我就感覺到很難過。大概方先生看出來了，於是他就安慰我：「這樣好了，每一個星期天，你到我家裡來，我給你上兩個鐘點課。」所以方老師教我，學生就我一個人，是在他家客廳小圓桌上上課的，一個星期兩個小時。

這個情形很特殊，我非常感激他，也不知道他用這種方法，用意何在。到以後學佛多年了，忽然間想到，原來那個時候，不讓我到學校，是他老人家的一番苦心。因為我非常喜歡學，而沒有接觸過任何人指導，也沒有讀過很多書，這個意思就是說，我是一張白

紙，沒有被污染，所以他就很珍惜了。如果到學校旁聽，我一定認識很多同學，一定也會認識不少教授，就會接受許許多多的知見，知見亂了，就是污染，一個真正好老師沒法子教了。所以他喜歡教的是一張白紙，沒有被污染的，他儘量想方法不讓你污染，所以我就聽他一個人的，接受他一個人指導，由這一個教導，把我引到佛門。

學佛之後，認識章嘉大師，章嘉大師也像方先生一樣，因為剛剛接觸佛法，也沒有看過多少經典，也沒有聽過其他法師講經，章嘉大師很高興。跟我約定每一個星期天到他家裡去，他住在青田街八號，政府給他一棟房子，日本式的房子，每一個禮拜天到那裡親近他。他指導我讀哪些書，提出問題來請教。我跟他三年。

以後章嘉大師圓寂了，我到台中，就是李老師鼓勵我學講經。這個講經的因緣是這麼來的。我見李老師，老師問過我，你曾經學過？我說學過一些。哲學跟方先生學的，佛學跟章嘉大師學的，不複雜！可是到他那裡去，他老人家就是跟一個人學，他還不滿意，他給我約法三章，就是提出三個條件。第一條，你要拜我做老師，做我的學生，從今天起只可以聽我一個人講經說法，任何法師、大德講經，一律不准聽。這是第一條。第二條，從今天起，你看文字，無論是佛經的文字，世間的文字，沒有經過我許可，一律不准看。第三條，你以前跟方先生學的哲學，跟章嘉大師學的佛學，一律作廢，我不承認，從頭學起。這三個條件，我當時聽了之後，頭都發麻了，太苛刻了。而且方先生跟章嘉大師是李炳老很佩服的人，曾經跟我們講，說章嘉大師的境界，我們是凡夫，沒有方法來測他，但是他的清涼自在，可以從他的生活言行上表現出來。非常景仰的。

最後我答應李老師，接受他三個條件。這樣才在台中住下來，

接受他的指導。一直到十年前，八七年我第一次到新加坡，在新加坡遇到演培法師，我跟他很熟，他見到我也非常歡喜，我們也很久沒有見面了。於是乎他就邀請我到他的講堂，給他們的信徒們作一次講演。我就把這些事情給這些同學們說，勉勵他們好好的跟老和尚學習。老和尚特別對於法相唯識有很深的研究，在我們這一代是很難得的。

我就講我求學的經過，講完之後，老和尚讓我到後面客廳裡面吃茶，就告訴我，他說：「李炳南老居士給你的三個條件，我年輕的時候，親近諦閑老和尚，也是這三個條件。」我才恍然大悟，原來這不是李老師獨創的。這才曉得，古代祖祖相傳，我們聽到「師承」，而不知道「師承」的內容是什麼，這就是師承。可是他有時間性的，李老師給我說五年，絕對要遵守這個條件五年。所以我們才明白佛門裡頭講五年學戒，那個五年學戒不是學戒律，五年遵守老師這三條戒，嚴格的遵守五年。在佛法真正給你奠下基礎了。

叫你什麼都不能看，你的眼睛堵住了；什麼也不准聽，耳朵也塞住了。聽他一個人擺佈，他對你負責任，讓他來調教你。你只要真正遵守，你首先會感覺到什麼？很容易得定。實在講，我們三個月到六個月，就有明顯的感觸。感觸什麼？妄念少了。為什麼？一切不准看、不准聽。妄想少了，妄想少了，心就清淨了，智慧就增長了，聽他的東西很容易領悟。所以才知道古老的方法好！有它的道理。現在的學校，一天上好幾門課，好幾個老師教，教得你滿腦袋像個漿糊一樣亂七八糟，莫知所云，不如古時候。古時候真的教你開智慧，煩惱輕、智慧長。所以那個方法妙極了，我們真懂得了，才真正感謝老師。

學教的祕訣，那是有一套方法，李老師根據天台的四教，華嚴的五教，把它現代化了，依據古德的這些精神、原理、原則，編了

一套新的方法：「內典講座之研究」，這個小冊子，他老人家剛剛編出來的時候，只印三百本，鎖在他的箱子裡，放在他自己房間裡，不輕易給人的。我們跟他學講經的二十多個人，拿到這個本子的只有三、四個人，他不是隨便給人的。我那時候奇怪，就問他：「老師，你這不是吝法嗎？你這麼好的東西，為什麼不給人呢？」他說你不曉得，我說我怎麼不知道呢？他說：「我不是吝法，這個東西流傳出去之後，大家看了就會批評。法師上台講經，這裡講錯了，那裡講得不對，一條一條批評，造口業！」我想想有道理，真的是大慈大悲，避免眾生造口業，所以他的東西收得很緊，才知道他用心之苦，不是吝法。

那個時候在經學班，我在那裡面沒有多久，也就變成輔導了。因為老師教學很嚴格，他打人的，他不但罵人，還打人，學生都挨罵、挨打的。打了也不會再告訴你。聽老師講東西，當中漏掉一句了，哪裡不清楚了，向老師請教，老師先罵你一頓再打你，不給你講。他怎麼說呢？如果我打了你，還會給你講，你有偷心，以為頂多挨一頓打，還可以聽懂。打了也不給你講，你以後聽經就不能不注意了。他的目的是教你全部精神貫注聽他講經。你要聽漏掉，想再請他講一遍，不可能！在這個情況下，那些同學就來找我，在同學當中，我記憶的能力很強，大概老師所講的東西，我至少能夠記得住百分之九十五，我有這個能力。所以老師非常歡喜。複講的時候，我能夠複講得很圓滿，我聽他講一個鐘點，我至少可以複講到五十五分鐘，我有這個能力。所以我就變成同學們的輔導了。

因此，方法非常重要，首先要學習講經的方法。以後最重要的就是練習，一定要上講台練習。這個東西你都學會了，沒有講台給你練習，你不會成功的。李老師比喻常講「曲不離口」，唱歌的，我們現在講歌星，以前講唱戲的，天天要吊嗓子，天天要唱，三個

月不唱，他就唱不出來了。打拳的人每天要練，要練拳，「拳不離手」。一個講經說法的人，不能離開講台，你三個月不上講台就生疏了。六個月不上講台，就忘記得乾乾淨淨了。所以講經說法的法師，講台是他的生命。講台的機會非常不容易，寺院道場固然很多，哪一個地方喜歡讓你去講經？尤其你還在學習，讓你去練習講經，不可能的事情。你講得不好，人家譏笑你，你講得好，人家嫉妒你。總而言之，好與不好，重重障礙，這個事情就難了。

在這個狀況之下，我也遇到一位善知識，韓鏌居士。她是我的聽眾，在那個時候，她夫婦兩個都是我的聽眾，常常來聽我講經。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，道場的主人要把我趕走，不讓我講了，什麼原因呢？聽眾一天一天多了，聽眾對我就生恭敬心了，紅包送來供養了，他看了不是味道，麻煩來了。逼著走頭無路的時候，高居士就發心，真的沒有地方去，他家裡房子很大，兩層的樓房，上面一層樓是高貴宇住的，高貴宇在念初中。他要我去看看，他說：「行不行？這個地方你能不能住？」我一看還不錯，回到台中把這個情形向李老師報告，李老師同意了，他說可以。韓居士是想盡方法借地方、租地方，她有朋友開公司，公司晚上都下班了，利用他們辦公室來講經。在不得已的時候，就租房子來講經，所以我的講台幾十年當中，沒有中斷過，一個星期至少也有兩次、三次。大部分差不多一個星期講六次，將近四十年不中斷。這是她的功勞！

我們今天的成就是得力於她的護持，這一個人的護持，非常不容易！沒有這個熱心的人，給你找地方講，你怎麼能出得來！我們今天的成就，就是她護持的成就，我們成就愈大，她的功德就愈大。

海外弘法的因緣，也是她想出的點子。在當時出家人要想出國拿護照，首先要通過中國佛教會。我自己很清楚，我要想到中國佛



教會去申請一本護照，是決定不可能的，所以我也就沒有這個念頭。她想出另外一個點子：「萬國道德會」，那不是佛教的，她去參加萬國道德會，跟萬國道德會理事長是同鄉。萬國道德會在洛杉磯召開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，她去找他聘請我做顧問。所以我在萬國道德會幫我辦的護照，出來了。這一到美國，我們美國這邊的同學有三百多人，過去是慈光講座的，再就是過去中國佛教會大專講座的，大多數都是我的學生。我到這邊來了，非常受歡迎，於是每年都要到美國來一、兩次。這個路是她開的。香港講經的路子，也是她開的。這是佛法影響到國外了。

一九八七年，這是十年前了，我在香港講經，當時有三位從新加坡來到香港的居士，聽我講經聽得很歡喜，講完之後，他們就邀請我到新加坡去，我說好吧！去玩玩，去看看那邊環境。第一次去了十天，就是遇到演培法師、龍根法師，這是過去認識的。跟新加坡就結了法緣了。到那邊去之後，就認識李木源居士。李居士發心年年邀請我，所以南洋的佛法，護持的一個人是李木源。聽眾一年比一年多。我記得第一次八七年去講的十天，作了幾次講演，聽眾大概三百多人，第二年去就有七百多人，第三年去就一千多人，第四年就不做任何宣傳，一直到現在。我到新加坡去講經，沒有任何宣傳，聽眾在二千人以上。不敢宣傳，宣傳了，怕人來多了，沒有座位給人坐。法緣非常殊勝。南洋過去沒有念佛的人，沒有淨土宗，現在這十年，南洋念佛的人多了，往生的人多了，念《無量壽經》的到處都是，這是李木源的功德，一個人。

這一個人也挺難得的，的確是我們學佛人最好的榜樣，這樣熱忱發心。前年秋天他辦淨宗弘法人才培訓班，辦第一屆，去年秋天辦第二屆。找我去教，這個我樂意，這個是我的願望，這也正是黃念祖老居士囑咐的，晚年我們講經不重要了，教學重要，希望後繼

有人。他希望我晚年從事於寫書、教學，別的事情不要幹。我沒這個機會，我福很薄，不能不考慮教。李木源居士有福報，他來辦這個班，我去當教員，配合得很好，除了上課之外，什麼也不要我管。這兩屆總共有三十多個學生，而裡面能夠講經說法的，大概有二十個人，我很歡喜！

李居士是我們的好榜樣，好榜樣還在後面。那就是五、六年前，他得了癌症，體重一下就減了很多很多，他原來很胖，現在變得很瘦，醫生給他診斷，他的壽命大概只有六個月。他也很看得開，把自己的事業，他經商，事業、財產全部轉給他太太，連身邊用的信用卡都不要了，等往生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。還有一天壽命，就替佛教做一天義工。現在有五、六年了，他還沒走，等了五、六年了，還沒走。他沒有看醫生，也沒有吃藥。所以醫生覺得這是奇蹟，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呢？其實原因我們懂得，而且很明顯。真正的原因，第一個，他貪瞋癡沒有了，這是三毒煩惱。

我們人有貪瞋癡，不得了！你裡面有毒，外面有感染，很容易得病，就要命！裡面三毒煩惱拔除了，不會受外面病毒的感染。而且有大願，為佛法、為眾生，完全沒有為自己，自己隨時要走。念念為佛教、為眾生，得三寶加持，所以這個道理事實，我們很清楚、很明瞭。醫生不懂得，感覺得奇怪，這個診斷的確沒有錯誤，為什麼他還活這麼久？好像還愈來愈健康。今年秋天還要辦第三屆，培訓班要不斷的辦下去，很不可思議。這是我們要學習的。我說木源居士，我這個講經說法是用「口」，他講經說法是在表演，真正做出來給我們看。我是說出來給大家聽，他是真正做出來給我們看。

由此可知，我們所有的疾病，包括死亡，根本原因就是貪瞋癡的病毒，佛叫它作三毒。這個病毒要不拔除，不但你一生離不開病

痛，煩惱就是病痛，憂慮就是病痛，你不能脫離生死輪迴，你說麻煩不麻煩？所以大、小乘佛法裡面，首先就教我們「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」。不管那一個宗派，不管是那一個法門，這叫從根本修。我們為什麼沒從根本修呢？沒有認識清楚，所以佛說的這句話，我們聽得耳熟，我們沒有做到。沒有做到就是這一句話真正的意思沒有懂！如果真懂了，自然從這裡拔除了。拔除之後，那個效果我跟諸位講過，你一生不會生病，你不會衰老，最後你也不會死，這是真的。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是活著去的，不是死了去的。你是明明見到佛來接引你，你跟他走了，這個臭皮囊不要了、丟了，不是死了以後才見佛往生的，是先見佛後丟這個身體，活著往生的。所以這個法門不病、不老、不死，你看你們大家都想要，但是你們不能把貪瞋癡捨掉，你怎麼行？你怎麼能得到？所以佛法的修學成就，護持人的功德力量不小！我們在這一生，這一點成就得力於韓館長的護持，新加坡這十年，能夠把淨土教推展到南洋，這麼廣大的地區，李木源居士一個人。

我敘說這一段歷史，用意是要讓出家人知道，修行證果、自行化他，「緣」是關鍵。緣不能強求，因此在沒有成就之前，開始學習的時候，要廣結善緣，以真誠心、清淨心結法緣。你的心不真誠、不清淨，你雖然結緣，緣裡面也很複雜，也有許多障難，一定要用真誠、清淨，同時也告訴諸位在家的菩薩們，知道護持弘宗演教的法師，成就他，不是成就他一個人，他能夠影響多少人，那都是你成就的。不但在當世，他影響很多人，他還影響到後世。護持之功深廣無比。這是我們在這一生當中，做了最有意義的一樁事，最有價值的一樁事，不可不知。要有這個機會，怎麼能錯過呢？要珍惜自己這個機緣。

建立一個道場，是為佛法而建立的，是為眾生而建立的，因此

，你的心量要廣、要大，不是為我這一處。怎麼樣才是為佛法、為眾生？道場要有道風，要有學風。換句話說，要作一個榜樣，要做一個模範。在中國自古以來，真正的道場有三種形式。一種是專門修行的道場。宗門的很多，每天十幾個小時參禪，沒有講經也沒有研教。淨土宗裡面念佛，像民國初年印光大師的道場，每一天六枝香的念佛，跟打佛七一樣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日夜不間斷，晚上念佛是四個人一班，輪流換班，所以念佛堂裡面的佛號永遠沒有中斷。至少有四個人在那邊念佛。這是淨宗的道場。靈巖山寺裡面沒有講經，沒有說法，只有簡單的、簡短的開示而已，在止靜的時候提醒大家。這是專修的道場。另外還有一種，是專門研究教理的道場，稱為「講寺」，譬如天台。天台講席，它著重在教理的研究。他們的修行，就是著重在早、晚兩堂課，大部分的時間深入經藏，這是一種典型的，著重在「教」，寺的名稱多半都用「講寺」。

我們今天所採取的方式是解行並重，所以我要求我們淨宗學會，每天四個小時念佛，四個小時研教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天天都是這個樣子。同修重質不重量，道場著重於真修，不著重形式。在現代這個時代，法弱魔強，法是什麼呢？法是你求道的那個心願。魔是什麼呢？魔是外面境界，五欲六塵的誘惑。我們信願很弱，外面誘惑的力量太大了。所以真正修行還是採取小班制的好，就是人少，一個道場人少會成就。人多了，意見多，就複雜了，很不容易得清淨心。你看《西方確指》，覺明妙行菩薩的道場十二個人就夠了；我們這麼大的道場，我想十二個人就很好了，個個都有成就，那叫「道場」。它有「道」，他將來能成道、能證道。我們修學目的就在此地，不是搞熱鬧。

再大一點的環境，稍微大一點的，我這一次到達拉斯，目的就是勸導他們要建立學風、道風。達拉斯的環境比這裡大一些，我告

訴他，同學法侶最好不要超過一百二十三個人。為什麼呢？當年遠公大師在廬山建念佛堂，就是一百二十三個人，我們後來的子孫不要超過祖師，希望一百二十三個人個個成就，你就成功了。道場人數固定，一切的設施都容易，都不複雜。對外決定不能拉信徒，決定不能問人要一分錢，這個太重要太重要了。你常常接待信徒，常常希望人家供養，你的心怎麼能清淨？你的真誠、清淨、平等，完全喪失掉了。那個不叫道業，那是魔業現前。

「好！我不化緣，不要人錢，人家把錢送來了，我要不要呢？」也不要。要曉得送來那叫魔障，那不是好事情。沒有人送來，你心是清淨的，心是定的；送那麼多錢來，你心動了，動了就著魔了。所以送來也不要，讓他拿回去，你才有成就的希望。道場我們的住眾，只要生活過得去，吃得飽、穿得暖，有這個小場所能夠遮避風雨，安心辦道，足已！你還要求什麼？那道糧從那裡來呢？道糧是護法神他的責任。諸佛護念，龍天保佑，問題就是你有沒有道。你們仔細去觀察一下，翻翻歷史，古今中外有沒有那一個修道的人餓死了？你們有沒有聽說過？沒有！那沒有你就可以放心大膽，明天道糧從那裡來？明天還沒有到，你著什麼急？你應當安心修學才對，明天沒到不要管它，到明天它自然就來了。

所以道風、學風要堅持，人數要少，不但為自己、為社會，為這個地區，為這個世界，做一個好樣子，如理如法的修學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。無論是哪一個宗派，哪一個法門，必須要記住，一門深入。為什麼？一門深入容易成就三昧。「三昧」是梵語，意思是正受，正常的受用。正受就是正定。如果你同時修學的東西多了，學雜了，你得不到三昧。得不到三昧，你在日常的受用還是煩惱，煩惱支配你，憂慮支配你，妄想支配你，你就很苦了。如果你要想離妄想、分別、執著，最佳的方法是一門深入。這個我們在《華嚴

經》上看到好樣子。你看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這五十三位善知識皆是法身大士，哪一個不是通家？而且是大通家。但是他們自己所修學的，自己所弘揚的是一門。而且非常謙虛，無量法門當中，我只知道這一個，你要想學其他法門，我介紹你到別的地方去。這裡頭的用意很深很深，就是教給我們要想成功，沒有別的祕訣，祕訣就是一門深入。

我過去跟李老師修學、學經，李老師教學生也是一門深入。你跟他學講經，只學一部經，你要是想同時學第二部經，他不教你。他給你說得很乾脆，你沒有能力。一部經學會了，至少要講十遍才算熟，熟能生巧，巧就是你講得好。講得不好呢？雖然講得不好，但是講得沒有過失，那叫善。佛家講的「善巧」，善是守規矩，我講的都很符合規矩，挑不出毛病，善啊！巧那是得心應手，得心應手也不離規矩。像孔老夫子一樣，你看《論語》上記載的，老夫子到七十之後，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。」「從心所欲」就是巧，「不踰矩」是沒有超過規矩，樣樣合乎規矩，善！這是善巧。你明白這個道理，寧可善而不巧，不可巧而不善。巧而不善那就是胡說八道。這個就是說明自始至終都要守規矩。

從初發心一直到成佛，佛講經說法也合乎規矩。那個規矩是什麼呢？要從它的內容來說，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科判，那是規矩，有條不紊、層次分明。講台上的表達那是藝術。這其中也有一套，講經、講演、教學皆有方法，皆有規矩，一定要遵守。到你運用得心應手，那自然就巧了，那就達到善巧了。達到善巧，兩種方法，一種是熟，熟透了，熟能生巧。這是我們凡夫可以做得到的，純熟！

譬如我學講《無量壽經》，我一生就學這一部經，我能不能看其他經典呢？可以！所看一切經，都在這一部經上發揮，那你就巧了。所以「一即一切」，我這一部《無量壽經》就是一切經，就是

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經，就濃縮在我這一部經上。妙不可言！《華嚴》上說：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」，那個「一」不是「獨一」，是「任一」。佛所說的經典很多，任何一部經典，都能夠圓攝一切經。不是說單那一部可以攝，另外一部不可以，不是這個說法，任何一部經典都能夠圓融一切經。一切經都能夠融在一部經上發揮。你這一生有一個方向，一個目標，可深可遠，可久可大，從初發心一直到成佛，你的心永遠是定的。

很可惜現在年輕人不曉得這個道理，也沒人講，於是乎什麼經都看，什麼論都涉及，就變成雜修了。很用功、很賣力氣，雜進，不是精進。佛教你精進，精是純而不雜，專一。你搞那麼多叫什麼精？你雜進、亂進，所以不能成就。這是現代人學佛的通病。你要問為什麼會有這些病？可惜你沒有緣，沒有遇到行家指導你，沒遇到善知識。真正的善友，縱然他先不告訴你，告訴你的時候，你未必肯相信，他在暗中已經幫助你了。方東美先生當年沒告訴我這個理由，但是他是這麼做的。章嘉大師也沒有告訴我這些理由，他也是這麼做的。他就限制住你，你只可以跟他學，你不能跟別人學，章嘉大師雖然沒有說，可是我有一次沒有去，一個星期去一次，見一次面，一次沒有去的時候，他就打電話來。他很關心，「你怎麼沒有來？你是不是生病？」還有怎樣呢？人家問得那麼關心、關切，不去也不行！他用這種方法來攝受你。所以到李老師那裡，他是明說了，善知識攝受眾生，這個方法是代代相傳的。

教學，教學又是一套方法。為什麼一個月、三個月就會了呢？方法不一樣。他們有個心得報告，要出一個特刊，還沒出來，大概一個月以後會出來。心得報告影印了幾張，送到這邊來了，你們看看就很有趣。他們從中國大陸到新加坡，以為像從前佛學院，老師講課，他們聽課。到了新加坡，發現不是這樣的，原來我這個老

師不講課的，老師教課在那裡？我坐在最後一排，學生在講台，你講給我聽，我把方法教給你，你就照著我這個方法講給我聽。講完之後，所有的同學各個人批評，你哪個地方講得好，哪裡講錯了，各個批評，不但口頭批評，還一條一條寫出來，交給你，你去改進。學生統統批評完了之後，我最後頂多五分鐘做個總講評，這課就結束了。但是我這個時間要陪他們，一天要陪他們六個半鐘點，不能離開。可是我說話很少，所以也不會累，就是時間陪他們就是了。

看著他，我教你學，不是我講你聽；我講你聽，你學不會，我教你怎麼個學法，人人都要學習。每一個人都要充分準備，他要不準備，這一上課了，不曉得哪一個上台，我們抽籤，抽到哪一個，哪一個上台。這個方法才好，他才不會懈怠。如果指定今天你了，那些人就懈怠了，他就不精進了，指定那個人他就緊張了，我這樣抽籤，個個緊張。所以三個月時間雖然不長，非常辛苦，居士林同修告訴我，他們晚上都兩、三點鐘睡覺，我說那正常，很正常，不稀奇！他要不這麼認真準備，他第二天下不了台。

畢業了，畢業有個名次，哪一個第一名？哪一個第二名？我不評！怎麼辦呢？你們同修們自己選舉，你們看看哪一個講得最好，哪個差一點，所以名次是大家投票，我們把投票的結果，再編名次，你看多民主！我沒有成見，我沒有說喜歡哪個，不喜歡哪個，我沒有。我也不要操心，你們投票選舉，排名次。所以教學跟講學又不一樣了。

他們到新加坡，看到我用這些辦法都很特別，一開頭就要小座複講，最初，「法師，您這個小座複講，您提倡的？」我說：「不是我！」「那是誰？」「阿難尊者！」當年集結經藏的，不是阿難尊者上台複講嗎？從阿難尊者下來，祖祖相傳訓練講經人才就是這



個辦法。你要問老祖宗，老祖宗說是阿難尊者。所以自古以來都是這個方法，很可惜，現在這個方法失傳了，而這個方法非常有效，比現在西方人講科學的方法，有效得多了。所以佛學院雖然很多，台灣佛學院很多，佛學院也不會請我去教書，他請我我也不會去。為什麼不去？我覺得對不起學生，那麼多老師，這個講東，那個講西，這個講這個法門好，那個說那個法門好，讓學生聽了烏煙障氣，迷惑顛倒。我再去迷他一下，我對不起人了。

所以真正教學，就是你們搞一個班，我一個人來教。不可以有第二個人；有第二個老師，我就不教了。我是這樣學出來的，我也這樣傳授給大家。所以他們能在短時間內，得到殊勝的利益。何況，時間累積哪有不成就的？所以古人限制五年是很有道理的，經過這樣的訓練，訓練五年之後，真是得心應手，左右逢源，然後再去參學。

參學不是叫你到處去跑，那你就把這個話誤會了，這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你是「曲解如來真實義」。參學就是可以涉獵其它一切經典，你所涉獵的統統融歸到這一部經，你主修的這一個法門，參學是這個意思。是在理論上、經教上、日常生活經驗上，統統會歸在你所修的法門、方法上，是這個意思。不是叫你到處去跑，這個山、那裡去訪問，這裡聽講這個，那你的信心又動搖了，又不曉得哪個好了。古人常講：「寧動千江水，不動道人心」。所以參學那個意思要懂，不是真的叫你到處亂跑。

那你講《華嚴經》「五十三參」，你都教人到處去參訪，那就壞了，佛不是這個意思。照文字來解釋，佛都流眼淚了，三世佛冤了。所以近來不少人找我，要我講《華嚴》，我想一想，是要講一遍，為什麼呢？別人講五十三參是教你到處去參訪，我這個五十三參不是教你到處去參訪。我這個五十三參，就是教你坐在家裡不動

就參訪了。所以講這一部經，我想到一個總標題，我想了三天才決定了，這個大題目是「現代生活藝術系列—大方廣佛華嚴經」。這個經就是告訴你，在你現前生活方式上，在你現在工作上，你日常生活當中，待人接物應酬上，怎樣修菩薩行，怎樣學菩薩道，怎麼樣在這個日常生活當中作菩薩、作佛，你學了馬上有用處。穿衣，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；喝水，這一口水喝下去，也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一點都不錯。不但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精華，在你一杯水上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所說的精華，也不超過這個之外。你不入這個境界，怎麼會懂得《華嚴》？然後才曉得，這個經的確是我們生活所必需。

我們講淨土，怎麼又跑去講《華嚴》呢？淨土就是《華嚴》，《華嚴》就是淨土，這個話不是我說的。清朝乾隆年間彭際清居士講的。他說《無量壽經》即是中本《華嚴》，《阿彌陀經》是小本《華嚴》，八十卷是大本《華嚴》。這三部經只有廣略不同，裡面的內容沒有兩樣！我們現在講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就是講大本《無量壽經》，這哪有衝突呢？這是講我們自己本門的經典，這才有味道，你聽了才真有受用。現在才開端，我是預定五年到七年，五年到七年把這一部經講圓滿。這一部經八十卷裡面有五十九卷，再加上貞元的四十卷，總共合起來九十九卷，是我們中文本裡面最完備的《華嚴經》。

所以從今年開始，無論我到那一個地方講經，我都講這一部經，然後把它合起來，這是一個完整的。可是現在時代已經進到高科技的時代，佛法永遠站在時代的前端，不會落伍的。所以我現在講經也要求高科技的設備，你沒有這個設備，我不講。所以講堂一定要有高科技的錄影、錄音的設備，這個帶子他們送到網路，送到衛星傳播，要符合電視台要求的標準，沒有這個標準，那就恕我不能

去了，那我就不能答應了。所以現在哪一個人請我講經，問他有沒有這個設備，沒有這個設備我不能去。現前這個設備，我們這裡有，達拉斯有，台灣圖書館跟基金會也有，我們澳洲講堂有，新加坡有，所以這幾個地方常常去講經，都有這個設備。這也是往後我們弘法發展的一個方向。一定要利用高科技讓佛法送到每一個人的家庭，何必要大道場呢？這麼大的場合足夠用了。場所小，開銷小，省事省心，少煩惱。道場大了，就太複雜了，維護道場相當不容易。所以我們是愈省心愈省事愈好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無事。我們講經說法、教學也是無事。這個意思讓諸位去體會，我就不再說了。

好！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謝謝諸位。